



编者的话

特别关注

江河奔涌,昆仑巍峨,壮阔高原孕育出独属于青海的诗意与风骨。2026年,青海诗人郭建强全新诗集《江河与昆仑》出版面世。这部凝聚诗人十年笔墨心血的作品,精选其2015年至2025年间创作的二百首代表性诗作,分层铺展高原自然生态、历史文脉与人间烟火,完成了一场从地理海拔到精神海拔的诗意升华,为青海地域文学书写再添厚重佳作。

深耕高原诗坛三十余载,郭建强始终以青海为核心创作锚点,扎根山河肌理、探寻文明脉络、叩问生命本真。其诗作跳出地域书写的局限,以开阔的文学视野,将典籍逸闻、大地风物、高原意象转化为灵动深邃的诗性语言,在宏大山河叙事与微观生命体察之间搭建诗意通道,淬炼出独树一帜的高原诗学气质。

为进一步品读《江河与昆仑》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涵,本期“江河源”副刊特推出“特别关注”,刊发相关评论文章以及创作谈、诗作精选,力求多维度解锁诗集的文学意境、人文底蕴与时代价值,带领读者透过作者的笔墨,感受青海大地的磅礴气韵,体悟高原写作者的赤诚坚守与文学初心。

□郭建强

不证自明的指代

蒙田有言:我知道什么呢?何况昆仑、江河、诗。

无论是地理指称,还是文化表述,“昆仑”长久以来都处在大范围的游动和游移之中。直到现在,依然像大鹏鸟缓缓降落,继续收拢各种密如光簇的“含义”的翼翎。至于江河,其源与流、风光和历史,一样充满转折和变幻,却也因此生成了阔远、丰富和深邃。诗的比照很像是山河:往往在不可能和种种悖论集合的坡面,花开万物。

这样看来,走入昆仑、走向江河,其实是在揣摩巨大的已知、未知和无知。这和猜测诗歌的本体,其意愿和感受仿佛。而我们能够倚恃的“拐杖”“坐骑”“舟筏”和“车辆与飞行器”,只是世代积累的生活、文化和生命经验,以及自我的觉悟和推演。也就是说,我们依凭并不可完全可靠并且需要时时校改的知识和经验,以期接近、理解、表述无穷的呈现和启示。这意味着人的探索是生动的,探索的过程就是在创造美。

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,而大山为小。”在探索的过程中,无数的你和无数的我,同时走在未知、无知和朦胧的有知交织在一起的路上。在更高远的视角,或许可以看到无数世代和四面八方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、逻辑和灵感,走向他们心中的昆仑和江河。因此,昆仑和江河是固定称谓,也是不证自明的一种指代。

走在青藏高原,看着昆仑大野从容地收拢暮色,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之源,从丛立的“金瓶”“银盏”滴流、奔涌,你会感受到情感的势能亘古存在。生命和美诞生自这种情感和势能。这种情感和势能从来都在教授人类和万物,并且持续地孕育不可测度的风暴、风景和风光。

河山指引风如何从阔远的地方吹来,降落在山石、草茎、毛发,降落在城市、书籍和梦境,微妙地起伏和弹奏,如同血脉般的江河穿梭于骨架般的群山,昼夜不息地写就璀璨的诗章。

我的诗歌触须深扎在青海,这是昆仑厚土的一部分,是江河所滋养的一个区域。偶尔,我也将目光投向昆仑的西部和北部,也随着大水的行走感受祖国东部和南部的天地,得到的是不断丰富的诗意和精神的苏醒。

昆仑和江河不就是“行动的情书”(昌耀语),不就是宇宙之诗?这部诗集是我十年来学习地理历史中长岭江河的稚拙记录,也是领略耸立和流淌于今天人心的昆仑与巨流的粗略印迹。



创作谈

□徐虹

在 高 处 生 活 , 在 深 处 思 考 , 在 源 头 汲 取 力 量

——评郭建强诗集《江河与昆仑》

《江河与昆仑》是诗人郭建强站在广阔高远的空间地理坐标上,以“青藏”“江河”和“昆仑”为关键词创作的一部诗集。诗集分为“河诞记”“丝路行”“生物志”“结桂旗”“江山引”“昆仑书”六辑。诗人用168首诗歌织就一幅跨越时空、融通万物的诗歌长卷,跳出了单一地域风物的咏叹,通过对青藏高原的深度勘探,建构起一套融合了源头意识、攀登哲学与生态伦理的诗学体系。

在郭建强笔下,沱沱河、卡日曲、扎曲的涓涓细流,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。他将冰川融滴的第一颗水珠汇聚成浩荡江河的全过程,隐喻为文明乃至宇宙的生成史诗。“永远在第一次让万物万灵诞生”,这“第一次”的反复咏叹,将江河的起源与创世时刻的生命元点相联结。冰川滑落的第一滴水,蕴含着“一部可以品嚼的宇宙史”(《龙青稞》)。在他笔下,河流如“一道道墨迹”,书写着“人类简史和万物简史”(《在冰川白色的睡眠里》)。河流的轨迹,被视作书写在大地上的原初文本,记录着生命与文明最深邃的密码。这种“水源诗学”的核心,在于一种动态的、蕴含生命力的生成哲学。长江(治曲)的奔涌成为“永远在不断地‘通过仪式’成为自己”(《宜宾长江

□郭建强

筑路:念慕生忠将军

一

筑路者
浑然忘记自己从哪里来

只见湖中须发抖动的倒影
给水中的云天文身

野牛皮铺展湿热的旷野
就像还在磨亮的石头,刻写奔走的大风

二

原核生物
以古菌的形态封冻于叠层石
蓝藻呼吸着光

还能更久远吗
萌生的梦想破芽于太古的时间

三

系筑路者
即行路者

春天冰湖的裂纹
在雁羽被写成环形、条状的路标
斑斓猛虎黄玉的眼睛里
簌簌作响的银杏树留下落日的气味

四

沿着枣核的纹线
走入掌纹的电路图
身隐时空交错的经纬

筑路者即行者
从蚕茧抽出一条条丝路

咬破一个个黏湿的梦的果皮
从一个个石质的清冷的壳体钻出

行路者即筑路者
风光扑面,风水运行
风景被一一指认

五

扭动
趾足、胫骨、胯部

胸膛像被擂击的大鼓
在塌陷和盈胀之间
契合潮汐、阴阳、日月的轨迹

六

寻着鸟迹兽痕
血液细胞发送指令
世界从来在宽阔地生长

昆仑行

七

喧嚣的车马
在夏日蝇虫的呐喊中穿透窗根孔隙

筑路者逆向而行
要凿通另一个梦,洋葱一层层脱落
白紫纹路近乎无穷

莎草纸的经书,贝叶的经书,石头的经书
绸缎的经书,和经书的纸叶
哗哗作响

八

回到雪山
雪山的影子沉静地抱住你小小的躯干

大道、小路、秘径……
足够了吗……

行路者、筑路者走在世世代代
天空在一只鹰翼升高

九

你
行路者,筑路者
身体是一杯酒,眼睛明亮如青稞酒
头发和皮肤弥漫酒香

青藏牵引地平线
夸父的血肉牵引铺撒沥青的公路
而铁轨剪裁着车窗外山野的声息

醉祭一个行走的人
一群衣衫褴褛面如青铜的筑路的神

你走上他们的足背
爬攀他们臂膀之侧的巨峰
继续走,继续筑
将自己倾倒
红色的醇酒洒在黑颈鹤的鸣唱里

昆仑行

寂静
全部安睡在一茎芨芨草脉管的淡褐中
深处喷涌的喧嚣——
宇宙的风暴和群星旋转的磁撞
在任何一茎草的脉管都能听到

一部矛盾与和谐互编的立体《史记》:
万物浮游卷册,寻找位置
偶然闯入的你,在石化的呼吸间
成为光影指示的鼠标

“擦擦”:“美显示相/慈悲万物”(《擦擦记》),将其升华为普遍的美学与伦理;他看见“青狮、白象以变形的符号示以征象”,并与之“对饮”,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(《有所思》对饮锦》)。这种书写,让文化基因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开口说话,探寻个体与古老文明间的血脉联系。诗人笔下的德令哈、石河子、黑古城,既是具体的地理坐标,又是承载着历史层累与人性光辉的精神地标。这种写作,使得诗集既散发出不可复制的、带着冰雪与青草气息的青海风格,糅合了野性、清新、刚健与深邃的审美个性,又直指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、精神追寻与生态忧思。可以说,与10年前出版的《昆仑书》相比,《江河与昆仑》展现了诗人更为深厚的文化情怀与更为锐利的当代意识。

高原诗歌多集中展现自然之美、生命感悟与地域文化。相比之下,《江河与昆仑》视野更为辽阔博远,思想更为厚重深邃,具有鲜明的当代性。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今天,郭建强以宏阔的架构、深邃的哲思和强烈的情感浓度,证明了诗歌依然能对宏大的主题发声,具有如光一般的穿透力、影响力以及蓬勃旺盛的生命力,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如何在高处生活、在深处思考、在源头处汲取力量的沉静而激昂的诗学启示。

(作者系云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昆仑行

丁香

一

在下了一整天的南方的雨里——
在异域,起伏不定的行旅里——
在三十年前课堂的燥热里——

在所有的不适凝结为石,石化成水——
水从时间的钟乳汁石侧壁渗出——
等待是必然的,希冀是必然的——
哪怕混拌等待和希冀转为青灰色——

如果你承认转折的喻体存在——
转折的时机存在——
转折可能就是一枚丁香——

你就会从香气里浮出,接受
丁香以嗅觉的深远托起你——

香气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起身
在湟水河畔的山腰,鲁沙尔沁凉的庭院
骑着升上拱顶的风马,勒住白云的丝绦
或者蹂踏相互碰撞的气流转动涡轮的单车

像一首早就在内心生长向诗歌
忽然旁逸斜出,伸出钟状的小小花萼
紫色的蜜的香种,白色的奶的香种
敲响记忆里的某个四月的清晨……

小小的钟舌用梦的粉雾和雨的明丽
寂静地和你说着一串串憨墩墩的西宁话

二

在植物部落安家落户的西山
在西山的园中之园
在园中之园的丁香园
四瓣的丁香,五瓣的丁香,吸纳身影和故事
花瓣的纹理里都有我,像是虹落湖面的金波

那个夜唤的雨滴逆驰时间之弧
十年之后,再次从额前发梢落入唇齿
面颊是丁香湿润的叹息,暗绿的清凉
丁香和雨滴同时发问

只能一次,没有重复,不会再来?
回忆中的香气,幻想中的香气,算不算香气
那些白丁香,紫丁香,北京丁香,暴马丁香
一年地香,一年地地结籽
一年地地相遇,一年地地否认:谁是那枚丁香?

丁香又来了,丁香细碎地看着我
细碎的香,保持着基因设计的分寸
细碎的香,用基因带来的温热看着我

一年接着一年的丁香,看着“我在”的世界
看着这个世界的我和这个世界的你
就像我,一个沉默的人,带着所有的
童年、青年、中年和老年,一年年地等待丁香

微点评

江河、高原、冰川、旷野、牧场……打开诗集《江河与昆仑》,西部景观和边地物象扑面而来,给人强烈的阅读冲击力,它们代表着一种“地理海拔”,在郭建强笔下,又转化为富有启示意义的“精神海拔”、源头性的“生与命的供养”。一种开放的地域精神,呈现的不仅是鲜明的地域特色,而是主体的唤醒、重建与自觉,高原的诚挚书写意味着:既看见来自云端的手势——“慈悲的势能”,又要“将所有的狂喜、愤怒和忧郁化为珠粒”——“诗神的珠粒”,并在念天地之悠悠中诞生出物我交融的浑然气象。

——沈苇(诗人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)

这是诗人郭建强在新地域书写上的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诗歌远征。青海作为他诗篇的核心地理锚点,经由散点透视,得以重构出远远溢出局部地域的多维度空间考古学场景。从前在典籍记载的褶皱里时或一现的历史片段、地名、人名抑或掌故逸闻,被一一磁吸到他精萃八极的笔端。散落于大地之上的各种陌生冷僻的地方知识,一次次被激活之后,大量转化为诗歌的意象传输,转化为可被触知的人文神经图谱。他决然摒弃传统地域书写中那种井底之蛙式的拘囿视野,转而以星辰照临大地的宽阔视野,像游标在地球的版图上不断进行着动态定位一样,直抵当下新地域书写崭新而又博大的诗学疆域。他所营造的诗歌气质,既遥接施莱格尔所倡导的包罗万象的诗学脉络,又啖饮庄子一般磅礴万物的精神琼浆,同时还还狂野恣肆地勃发出与创世造物相媲美的“诗性智慧”。字里行间跳动着饕餮现代主义诗歌庞杂滋养的灵兽身影。

——马钧(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评委)

郭建强的写作令人坚信,我们仍然可以寄望于通过新诗重建大地伦理。

——胡亮(评论家、诗人)

《江河与昆仑》的价值不限于为西部高原绘制一幅壮丽的空间与历史画卷,它为当代汉语诗歌如何处理“人与自然”“传统与现代”“地域性与普遍性”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回答。通过空间建构的磅礴与深远、宏观历史的沉思与温热,以及微观叙事的敏锐与精微,诗人郭建强让高原的万物恢复了原本的声音与温度。当诗人的目光穿透江河的高峡微澜,俯瞰昆仑的万古冰雪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,不仅是一座由语言与思想共同构筑的精神圣殿,更是一处能让现代人心灵安然栖居的精神原乡。

——谢雅茜(笔名羌茜,澳门科技大学创意写作博士在读)

作为扎根青海的诗人,郭建强的创作以青藏地域为核心坐标,循着江河流域脉络拓展地理与思想疆域,将青藏的自然地理、民族文化、历史记忆与个人生命体验深度融合,催生出兼具个人特质与地域印记的文学作品。从诗集《穿过》《昆仑书》到《江河与昆仑》,他以激越豪迈的笔触,持续探索地理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内在关联。青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自然意象,雪山、江河、盐湖等不仅是诗歌中的场景元素,更承载着诗人的情感投射与哲学思考;同时,这片土地上多元的民族文化、悠久的历史记忆,为诗歌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《江河与昆仑》,从自然地理空间的生命表达、文化空间的纵深与拓展、心理空间的叠映与重构三个维度展开,诗人以空间为纽带,将个人生命体验、地域文化基因与宇宙哲思融入诗歌创作,进而构建出情感、思想与美学交织的多重宇宙。

——周希勇(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)

《江河与昆仑》中水脉与生命的循环,遵循着自然意象建构、高原民众生活实践、生命敬畏精神的脉络,深挖诗歌以象传意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。诗歌以自然、个体、族群三类核心意象搭建起完整的表意体系。自然意象不只是景观,更是高原民众生活的精神基底,为整个文本提供最根本的价值依托。在此基础上,诗人的个体生命体验不断向内觉醒、向外延伸,最终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共识。从自然根基到个体觉醒,再到族群精神的凝聚,这一递进路径,清晰呈现出高原民众生活从现实生存实践,走向对生命本身敬畏与尊崇的深层精神轨迹。诗中奔涌的雪山融水、迁徙的帐房、缭绕的桑烟,不仅是高原民众生存图景,更承载着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。这种根植于地域的诗性表达,是高原民众生活独特的精神标识,也为当代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具有价值的诗性启示。

——胡树萍(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)

